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庚子山集卷十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　綬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張　昺

庾子山集卷九

周　庾信　撰

錢唐倪璠纂註

連珠

擬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以廣之謂之演連珠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之興廢焉觀其

辭音悽切略同於江南之賦矣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於胸臆揚雄曰風發飈拂師古曰飈迴風也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左氏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異物志雄鯨雌鯢長者數千里汲冢周書曰無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二語出孟子此章喻梁武帝雄才大力興勇神謀行次熨斗坑王肅十萬之軍兵發襄陽授東昏一夫之首使魏敕莫敢爭鋒齊王於焉禪位是梁朝有天下之始也

蓋闕蕭曹贊務雄略所資漢書曰蕭何曹參為相國以喻南康即位之時武帝進位相國也魯衛前驅威風所假左氏傳曰太姒之子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論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以喻帝與齊俱姓蕭氏同承淮陰令嬖之後為兄弟也是以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左傳哀十三年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杜元凱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及濟水吳與晉於周皆姬姓以喻帝與齊皆蕭姓故得進爵王公爭長於諸侯也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史記高祖本紀曰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以喻梁武帝成江表王業與魏氏中分南北若鴻溝矣　此章喻梁帝匡贊擬於蕭曹宗盟同於魯衛故得王公備九錫之儀南北定中分之業江

表之極盛者也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啼血輳門

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杜云言吳貪害如蛇豕喻侯景也左傳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釋名曰上衣下裳史記文帝紀曰喋血京師索隱曰漢書喋作蹀音跕丁蹀反漢書陳湯傳曰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歃事廣雅曰喋履也謂履涉之周禮曰設車宮轅門鄭注謂王行止宿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言欲寧亂必千里命將盟啼以備非常也

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

史記曰高帝擊韓王信於代辛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曰或云陳平為高帝

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予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于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媢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

盟千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

左傳哀十四年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以喻侯景內附當如季路之於邾射辭之為是不當納也

此章喻梁武帝納侯景之非也景屬高歡潛圖反叛彼既封豕長蛇包藏毒害之志我須製裹歃血得其駕馭之方而乃造次納降漫無區畫既無陳平之奇策又少季路之一言使平城之圍困卒成句繹之叛徒滋盛釀成國禍是以傷之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參乘諸侯解方城之圍

屈倪屈完也左傳僖四年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預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

干木為臣天下無西河之戰

史記曰魏

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此章喻梁武帝用朱异等輩委寄失才也引古賢臣而寓意自見所謂使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是也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 史記曰趙惠文王賜趙奢為馬服君與廉頗藺相如同位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奢子趙括代廉頗為將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

薊城去矣空用荊軻 史記曰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荊軻使將軍王翦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是以竹杖扶

范不能正武擔之石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廓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蜀志曰劉先主即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裴松之曰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

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淮南子曰女媧聚蘆灰以止淫水高誘曰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地平出水為淫水漢書溝洫志曰上使塞瓠子決河歌曰宣房塞兮萬福求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此章喻臺城陷後雖名將烈士無所復用邯鄲蒯城皆喻建康之敗也竹杖已下言亂勢已成力不能挽哀江南賦云敝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即此意也

蓋聞穴蟻銜泉未知遠慮易林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玄禽巢幕何能支久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杜預曰言至危也按燕一名玄鳥詩云天命玄鳥故稱玄禽也是以大厦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西京賦曰大厦耽耽薛綜曰屋之四下者為厦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河湄　此章喻臺城陷後侯景入城武帝簡文為賊臣所制如蟻在泉中悲長河之一決燕巢幕上觀大厦之既焚豈可手障淚灑言其不能救也

蓋聞膏脣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狙詐相傾史記匈奴傳曰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索隱注曰喋音諜利口也服虔曰口舌為喋莊子云仲尼曰商賈

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曰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詩云巧言如簧漢書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史記仲尼弟子傳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張儀見用六國縱橫史記索隱注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衡音橫東西為橫南北為從也此章喻諸王投兵之日讒譖者多以致兄弟猜嫌骨肉屠害張繼有起兵聚米之說遂爾閱牆蕭綸有代景行師之言聞之掩泣哀江南賦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是也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卧燕牆史記曰孫臏使

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後漢書曰虞詡征朝歌賊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建興十年慕容寶軍參合魏縱兵擊之燕軍敗走赴水死傷者四五萬人十一年慕容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兄子弟皆號哭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積十日疾篤踰山結營築燕昌城以自固

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漢書曰韓信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使一大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拔趙幟立漢幟趙人還歸壁見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破趙矣遂亂遁走於是漢軍夾擊破趙斬成安君擒趙王歇

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史記曰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括為將秦將白起縱奇兵佯敗走而

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此章喻王僧辯等平景之師也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史記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三輔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建章灞岸在西京以喻梁都在建業傷故宮

之殘毀也 德陽淪没非復能臨偃師 三輔黃圖曰景帝廟號德陽宮後漢書曰光武出自景帝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光武都洛是臨偃師以喻元帝都江陵之後傷中興之道銷也 此章喻梁國之亡似感宗周如悲殷室建康一敗既傷故國之殘江陵三年無補中興之業此子山所以舊國舊都望之悵然者也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 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穆王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

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 潘岳西征賦曰狐兔窟穴於殿傍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

荊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雍門周曰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吳都賦云佩長洲之茂苑 此章喻克復之後還都江陵朝市既移山川遂隔太清雁亂

之後既已陷沒臺城衆横入獵之餘復令揚灰太極羽儀輦路莫有孑遺户口人民百遺一二而故宫於焉禾黍矣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傳云薦重瘥病弘大也空思説劔徒聞枕戈樂記曰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説劔也晉書劉琨與親故書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方言曰戟吳揚之間謂之戈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愍帝即位三年拜為司空都督幷冀三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使要琨欲與同奬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温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元帝轉琨為侍中太

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其世子羣送之為末波所獲因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知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外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能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合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遂縊之子姪四人俱被害按劉琨喻王僧辯也梁元帝承制江陵僧辯勸進猶晉元帝承制江左劉琨勸進也僧辯

為陳霸先所繼猶劉琨為段匹磾所繼也兩人行跡相似故引用之且陳武無匹磾之忠而蹈處仲之逆遂致易梁為陳王公之不免也惜哉

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晉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輕財好俠慷慨有節京師大亂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元帝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前後剋獲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子山引此恨當時無此人陳霸先不足云也　此章喻建業陽九江陵百六王僧辯有討平侯景之功而鮮保身之哲陳霸先懷覬覦梁鼎之意而無渡河之心此南風之所以不競也

蓋聞穀林長送蒼梧不從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陽城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禮記謂舜葬蒼梧三妃未從以貽元帝之死也惟桐惟葛無樹無封左傳哀二年云趙簡子誓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注桐棺三寸禮記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為棺故以為罰墨子尚儉有桐棺三寸漢書楊王孫曰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匵葛藟為緘服虔曰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緘也緘束也音工咸反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以貽元帝葬用帊席茅裹尸也是以隋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搜神記曰隋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珠以報其德故稱隋珠西都賦曰隋侯明月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其後牧兒亡羊羊入

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

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朝晡上晡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謝朓銅雀臺詩曰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李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　此章喻梁元被戮不以人君之禮葬也江陵之敗遭岳陽之詰辱命傳準以行刑一囊之土對甚桐棺一乘之車殉同鮮葬嗚呼生為撥亂之君死葬庶人之禮是以對驪山以興思望西陵而泣下津陽門外有故君之感焉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城形月偃陣氣雲鋪水經注曰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

治也昔魏將黄祖所守遣董襲陸統攻而禽之禰衡亦遇害於此湘中記曰遥望衡山如陣雲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言武陵王紀師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陸法和拒之立七勝之城鎻江斷峽也

非緑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後漢書劉玄傳曰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緑林中注云緑林山在今荆州漢書英布傳布友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喻任約謝答仁等本侯景之黨也哀江南賦云驅緑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漢蒐乘巴渝皆謂拔逆黨以攻蜀也與此同元帝紀云承聖元年八月武陵王紀引兵東下二年五月帝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又於獄拔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以助陸法和是也　此章喻元帝攻蜀之師復用侯景之黨也楚蜀雖有關牆之隙然本兄弟之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也蜀亡而楚必隨之忘宿憤以結新讐驅叛徒而抗骨

月王琳以豁盛師徒而還之嶺外法和方大聚兵艦而復阻襄陽是以魏師卒至俛首係頸雖任約在外答仁請從帝豈能推腹心於彼耶宜其有江陵之敗也與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戰國策曰秦東有崤函之固韋昭曰函谷關也時西魏都長安本故秦地江陵平男女盡俘入關故云遼東寡婦之悲代郡霜妻之哭遼東寡婦未詳疑謂蔡文姬沒于南匈奴為遼東也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探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是以流慟所感還崩

杞梁之城 列女傳曰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内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

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此章喻江陵之陷殺傷者衆屠戮之慘繼以别離如杜畿被害王褒獻俘男女盡為入關弱小至於加戮所以啼枯湘水哭壞杞城也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 史記曰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衆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陰

謀累葉必以凶終史記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史記曰李陵拜騎都尉天漢二年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可千餘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救兵不到遂降匈奴單于以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晉書曰陸機為長沙王乂敗於河橋孟玖譖於成都王穎穎殺之將刑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故稱平原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此章榆江陵之敗僧祐戰死買臣敗績王褒俘虜似蘭山之箭盡杜畿兄弟若河橋之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陸士衡文賦云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左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張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沈不定也此云營魂即營魄也言心府間魂魄無所歸也淮南子曰人血為燐許慎注曰兵死之血為鬼火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燐亦名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鷩空亭之鬼晏子春秋景公畋于梧丘夜夢有五丈夫稱無罪晏子曰先君靈公畋五丈夫駭獸斷其頭葬之曰五丈夫丘後漢書藜亭有鬼數殺過客王忳除郿令有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遊徼者也明旦問

遊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寃魂射聲校尉漢武帝置光武建安七年省漢書音義曰射聲謂工射者也夜中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故吏對曰此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為買空地悉葬其主者設祭以祀之

廣漢集作莫非郡之陰寒偏多夜哭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轉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吏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勑縣葬埋由是即絕謝惠連祭古冢文云射聲垂仁廣漢流渥是也廣漢俗本作廣莫以漢字轉寫誤漢漢復誤為莫也王隱晉書劉隗奏曰懐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王融策秀才文云靺林多夜哭之鬼也此章喻戰爭之後殺傷者多與哀江南賦鬼火亂

於平林傷寃遊於新市意同

蓋聞江黄戎馬之徼鄖鄖風颸之格江黄鄖鄖皆楚地也江黄春秋時嬴姓國名左傳江黄道柏皆弦姻也後為楚所滅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書地理志曰南郡宜成故鄖又鄖楚别邑故鄖文選凡猋字五臣本皆作颸疾風也作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言江黄鄖鄖之間遭亂離也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左氏傳曰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及乾谿之辱蔡公使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又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列異傳曰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張揖曰雲夢在南郡華

容縣　此章喻江陵闔城長幼被擄入關哀江南賦所謂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者也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絶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雪

曹子建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其形也廹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又云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

是以樓中對酒而緑珠前去

晉書曰孫秀使人求緑珠石崇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矯詔收崇崇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緑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緑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别

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注云

楚漢春秋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此章喻江陵覆亡貴人妻妾盡被俘擄今時離怨乎昔恩情雖復色茂開蓮風如迴雪而高臺已傾愛妾何在綠珠則已墮吹樓虞姬則閑歌夜帳矣

葢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沈

左傳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孔叢子子貢曰馬奔車覆　此章喻梁之興亡皆由武帝一敗之後不復振也方其誅東昏而興既使百姓待命及夫納侯景而亂復令天下傾心所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也是以武陵僭號蜀國既亡湘東雪讎江陵復敗藩屏既已無餘枝葉又將盡落岳陽西附僅通一州敬帝南還終悲易姓譬如馬奔毛動舟覆物沈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摽左傳哀十二年子木曰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杜預曰摽擊也是以楚塹既填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楚塹謂江陵也吳宮謂建鄴也遊魚歸燕信自謂也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秦始皇十二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此章喻大梁之亡如哀秋搖落江陵潰敗嗟楚塹之既填建鄴凋殘悲吳宮之已火已遂無所依歸也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後漢書黨錮傳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靈帝詔捕張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百餘

人皆死獄中

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 史記高祖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又韓信傳曰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饑之虎平皐之蟻能摧失水之龍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王逸曰螻螻蛄也蟻蚍蜉也莊子庚桑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流磻平皐此章喻已入魏之後束手受困雖有八俊之名三傑之智無所用之如猛虎長饑之候神龍失水之時也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淮南子曰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注曰舲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無水不能獨浮也說文曰艘船總名也

以紅間綠不能無弦

而射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是以樊籠之鶴寧有六翮之期骫髀之馬無復千金之價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二此章喻已屈體魏周不能復振雖國有讎仇而身無權藉有如樊籠之鳥豈望奮飛又若骫髀之馬已曾葬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左氏傳曰非我族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袁宏後漢紀耿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乃整衣拜禱飛泉奔出謝惠連雪賦曰寒風積愁雲繁此

章牏已降魏之後窮困愁苦也少卿有云終日無覩但見異類舉目言笑誰與為歡是以嗟怨成水哀感生雲也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春秋昭十年云冬許遷於白羽左氏傳曰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離家析里悽恨撫膺列子曰撫膺而恨膺胸也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潸然出涕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荊西河果入秦荊軻之別燕市

悲不自勝史記曰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居頃之燕太子丹質秦亡歸厚養荆軻西荆秦王為秦所殺　此章喻已家本江陵播遷秦地如許遷白羽趙虜房陵鄉關之思彌殷悽恨之情遂切吳起之泣西河荆卿之悲燕市子山之哀江南有旨哉有旨哉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史記曰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書鄭當時傳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史記曰灌夫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門下賓客任安獨存史記衛青傳曰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此章喻己失勢之後賓客淪散也朱雀航中方愧投戈之日青油幕底遽踞斷袖之賓及夫右衛將軍復闢廡公之館中丞御史重開翟尉之門至今羈旅他鄉流離暮齒雖復羣公款至才子爭交而平生之灌夫幾人門下之任安安在矣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史記曰莊舄故越之細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尚越聲漢

書曹參傳曰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還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號執珪古爵名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又儒林傳曰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以秦禁其業而發憤於陳王也按博士雖為秦官秦禁其業留秦非其好也

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羇旅之臣

左傳定十三年曰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二子敗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入於絳又按杜預世族譜晉國本在太原晉陽縣燮父改之曰晉此云晉陽當謂晉也思歸之客疑即鍾儀事注見哀江南賦序左傳莊二十二年曰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羇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杜曰羇寄也旅客也臨淄齊地也漢書地理志曰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

是以親友會同

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此章喻已鄉關之思也周陳之兩國通好得與弘正相親南北之流寓各還獨並王褒不遣此子山所以目極千里傷心悲竟兮歸來哀江南也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述異記曰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而半生此章喻已哀傷易老壯志久衰豈交讓之全生實梧桐之半死遺矢之說是所甘心據鞍之情吾無望矣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耿恭之悲疏勒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以恭為戊已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攻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建初元年漢遣軍迎校尉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泣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二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班超之念酒泉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封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注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是

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史記曰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信陵在趙思歸有年史記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十年不歸此童踰已思故國有如宋玉悲秋及夫踈勒不還酒泉何望身羇長安韓非將死於秦路心存建業信陵終念於魏邦

蓋聞懸鶉百結知命不憂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鶉人曰子胡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王隱晉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繒輒以為衣號曰百結衣毛詩傳曰鶉鳥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鶛牝庳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鷂鶉郭璞曰鶉鷂之屬也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知命者不憂貧也十日一炊無時何恥後漢書注曰第五頡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之貧民賈逵春秋序曰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　此章喻已不當仕也樂天知命則衣弊可以不憂時不我與雖無食何足為恥所以東門貧民亦號素王西山餓士垂名孤竹而子山已餐周粟矣

蓋開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論衡曰胸內無學猶手無錢

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於西唐山中

中年之甯越徒勞不眠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師也　此章喻已文籍滿腹不直一錢故云高鳳無故棄麥甯越徒勞不眠傷其大節已虧文章究何補焉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見論語五步之内芬芳可録說苑曰十步之内必有芳蘭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漢書地理志曰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水經注曰交州合浦郡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孫權黄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産穀多採珠寶史記李斯上書曰垂明月之珠顧微廣州記曰海中有火珠明月珠水精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龍門死樹桐也注見上咸池黄帝樂名　此章喻已雖身在北朝而心存南國譬之蚌枯而珠在樹死而曲存此心終為梁也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碁之上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荀息聞之上書求諫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毀九層臺千鈞之重懸於一木之枝呂氏春秋曰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高誘曰千鈞三萬斤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百尺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其將絕也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尚書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韓子曰夫龍之為物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攖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攖人

主之逆鱗則幾矣此章喻已多危慮也百尺加九碁之上千鈞豈一木所支截兹虎尾將必咥人傷彼龍鱗終遭其怒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大戴禮曰與君子遊宓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則善習惡則惡鮑白卯反

白羽素絲隨其所染墨子曰墨子見染絲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

是以金性雖寶處劒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此章言人逐物遷性有如香臭隨時玄黃代色已所習染雖則臭若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劒之時水望經風之日猶足自奮

也

蓋閒豫章七年甃於豐草子虛賦曰楩枏豫章郭璞曰豫章大木也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曰按温含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七年枕樟乃可分別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琴操曰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乃止車援琴而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幽蘭也是以欲求其真晉陽有自理之蒿春秋後語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巳枯之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漢書地理志曰會稽郡秦置高帝十二年更名吳按秦法十里一亭以會稽名吳故云吳亭 此章喻巳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豫

章豈曰凡材芝蘭費為香草求其真實則荻蒿自埋賞彼虛聲則竹箭將盡

蓋聞明鏡蒸食未為得所淮南齊俗訓曰夫明鏡便於照形其以函食不如簞

干將補履尤可傷嗟劉向說苑曰干將鏌鎁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楚辭曰東干將以切肉王逸曰干將利劒也利劒宜以為威誅無狀以征不服今用劉肉非其宜也以言使賢者為僕隸之徒非其宜也子山自喻在魏周如明鏡所以照形今乃用以蒸食干將所以示威今乃用以補履亦失其志也

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為武騎漢書曰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閒意

才堪王佐不宜直放長沙史記賈誼傳曰天子議以賈生任公

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此章喻已在魏周不得其所也位望雖高時有長岑之意恩禮並至猶懷汨羅之心用明鏡以蒸食取干將而補履相如作賦止為武騎之官賈誼多才不過長沙之傅而已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見莊子暴虎馮河見論語是以輕則鴻毛沈水重則磐石凌波抱樸子曰重類宜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沉羽之流　此章喻人隨時重輕惟得勢假威故能乘空禦險或則鴻毛不勝或則負山餘力今已亦失勢之時威所不假者也

蓋聞意氣雖干非資扛鼎史記曰項羽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説文云扛横關對舉也音江風神自勇無待翹關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曰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過於孟賁足攝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吳都賦曰翹關扛鼎李善注引列子云招與翹同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反左傳作劌史記作沫史記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堂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

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又按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夾谷之會孔子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杜預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相如睨柱連城之璧更還 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藺相如奉璧見秦王既奏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璧因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璧歸於趙　此章喻已使魏之後不能奮積辱之志也梁元帝有返齊侵地之心已觸魏怒庾子山無擊璧睨柱之勇早辱秦庭既意氣之可干傷風神之遂屈以致一忘楚操漸食周薇曹柯之盟豈可庶幾相如奉璧不如復反矣

蓋聞卷葹不死誰必有心 爾雅曰卷施草拔其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　**甘蕉**

自長故知無節南方草木狀曰甘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如芙蓉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有類羊角名羊角蕉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又有蕉葛可紡績為絺綌交廣有之三輔黄圖曰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有甘蕉二本

是以螺蚌得路恐畏驪淵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必遭其睡也

雀鼠同歸應非丹穴禹貢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郭璞山海經注曰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鵌鼠名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山海經曰丹穴

之山丹水出焉有鳥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此章喻巳在魏周如宿莽之傷心比巳直之無節珠在蚌中即異驪龍之頷穴雖巢雀終非鳳皇所居也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晡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浚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厚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是北邙為晉陵言魏衰晉盛魏君不能削北邙之高猶梁衰陳盛也穀洛之鬬周王不能改周語曰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喻梁朝之衰也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

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乃率子孫叩石墾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精衛何禽欲銜石而塞海述異記曰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一名鳥市一名寃禽此章喻陳隋梁衰霸先方起似晉帝北邙之高梁室將亡擬周王穀洛之鬬方之愚叟豈可移山如彼寃禽焉能塞海也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恥其食是以顔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左傳曰崔氏滅慶封當國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驟高陳鮑之徒殺慶舍慶封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昭四年為楚靈王所殺玉杯言富而嗜酒也子思銀佩美虞公

之垂棘 桓寬鹽鐵論貧富篇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左傳僖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宫之奇諫不聽遂起師伐虢滅下陽僖五年云晉滅虢師還舘于虞遂襲虞滅之 此章喻不義而富不如樂道而貧慶封因富嗜酒遂蕲亡家虞公以賄先書因之失國今已自入魏以來禄位雖高恥辱彌甚顧為貧賤而不可得也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 漢書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為河南太守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

戚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亦見續列女傳

羊舌之族先知滅門

春秋時晉公族有羊舌氏左傳閔二年云晉伐臯落氏羊舌大夫為尉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為大夫此人生職職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為羊舌四族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此羊舌之族所自始也事見春秋正義云先知滅門者按左傳序叔虎之敗云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

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
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及伯石之敗傳又云初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
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
子而忘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
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
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顯黑名曰
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
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
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
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
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
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
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叔魚之敗晉語云叔魚生
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
不可厭也必以賄死遂弗視羊舌之母蓋嘗三言而三

當焉列女傳稱羊叔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為羊叔姬盜羊之事藉叔姬之言埋而不食為防害遠疑矣滕王序云自攜老入關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母嚴姬叔姬自喻其母之賢明也　此章喻庾氏世德及巳而衰如水因流激而源濁木為枝敗而根傷嚴家五子萬石未取其歡羊舌四宗三言盡識其敗汙吾世矣負阿母矣見子山蒸蒸色養之義焉

蓋聞磨礪脣吻脂膏齒牙　漢書東方朔對曰臣觀其齒齒牙吐脣吻左傳子革曰摩厲以須說文曰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膏肥也

臨風扇毒　後漢書西域傳曰身熱頭痛風災鬼難之域釋法顯遊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無一全也

向影吹沙　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

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為主亂氣所生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抱樸子曰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口中有横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角弩以氣為矢因水射人中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不治煞人又沙虱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以火炙燎適身則此蟲墮也毛詩義疏曰短狐一名射影如鼈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是也博物志曰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鸂鶒蝹蟲溺人影亦隨所處生瘡

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

論語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爾雅曰豺狗足郭璞云脚似狗也

吁可畏也鬼有一車

周易曰載鬼一車　此章喻入魏之後歷經險阻見宇文揚氏諸君易姓而與晉護滕逌之屬

爭權相殺扇風射影如鬼如魅子山雖蒙欵至然羇旅之臣皆可不與也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廚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莊子齊物論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歸老氏則衆有皆無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太史公曰老子所貴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之以為利無心以為用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章言世事任虛船吾心求令德思江海之士細萬物而獨往讀道德之經貴虛無而自得

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羇旅非才非智言已羇旅長安也後漢書光武贊曰四關重擾翰曰四關謂長安也此云三關亦謂長安按西魏都關中漢書項籍傳曰三分關中立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以關中之地曾為三秦故云三關理物論曰秦築長城楚辭曰羇旅而無友生王逸曰遠客寄旅孤單特也是以烏江艤檝知無路可歸史記曰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徐廣曰檥音儀一音我駰案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索隱曰鄒誕本作樣船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漢書蘇武傳曰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

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　此章喻已思歸雖切而故國都非梁元帝楚國已亡江陵絶無歸路陳武帝有嫣既有建業豈復為家岳陽固有深雕空存檥檝石頭無非墓迹安用寄書所以周陳通好流寓各歸庾信王褒雖惜而不遣乎然終甘於漢之陵律也

庚子山集卷九

庾子山集卷十

周 庾信 撰

錢唐倪璠纂註

讚

黄帝見廣成子讚

莊子曰黄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黄帝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

抱樸子曰黄帝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萬神又

曰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東方朔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司馬相如烏有賦曰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東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名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

龍湖鼎沒丹竈珠流

史記曰黄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魏地土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黄帝登仙處郊祀志曰少君言上祀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者黄帝是也

踈雲即雨落木先秋

莊子廣成子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

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即莊子云黄帝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是也

堯登壇受圖讃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登壇吐甲圖宗均曰稷側也論語考比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見五老入於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老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老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於昴

登壇洛汭沈玉河湄 許慎曰水涯曰汭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廻風揺落言帝堯築壇洛水之涯臨河沈玉也 丹圖馭馬綠甲乘龜 鄭康成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

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

榮光上幕休氣連帷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康成曰休美也四塞炫燿四方也雖存克讓於見文思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

舜舞干戚讚

尚書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平風夔律擊石來儀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周禮凡樂有一變至九變虞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先齊七政更服三危虞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書又曰竄三苗於三危孔安國曰三危西裔括地志云三危山有

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

朱干獨舞玉戚空麾

尚書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干為楯郭璞曰舞持以自蔽翳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也

南風一曲恭已無為

禮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恭已無為見論語

禹渡江讚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命利害之經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　禹貢曰三江初入史記索隱注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陽江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為三江其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故下文東為中江又東為北江孔安國曰有北有東南可知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史記曰惟禹之功為大披九山披山之深處為谷故詩云高岸為谷是九山得稱九谷矣

風飛鷁湧水起龍驚　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樂天知命無待憂生　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即禹所謂受命於天生性死命之說也

危舟遂靜亂檝還平　漢書師古曰檝所以刺船也

湯解祝網讚

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為此者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者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國四十非徒網鳥也

連珠兩起合玉雙沉穀為祥樹桑成樂林

史記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脩其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尚書孔安國傳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左氏傳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

以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護別名也三方落網一面驅禽德矣聖政仁乎用心

文王見呂尚讚

史記曰呂尚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言歸養老語出孟子垂釣西川西川渭濱也岸止磻石溪惟小船

酈元水經注曰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

鵰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溪之稱也其水清泠神異非流十二里注於渭

風雲未感意氣怡然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言未遇文王之時釣此磻溪其意氣怡然樂也有此相望於茲幾年望謂太公望也

武丁迎傅說讚

史記曰帝武丁即位思復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傅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虞田路斷辭澗泉飛躬勞版築有弊韋衣賢臣入夢天賜無違千巖之下遂得同歸

皇甫謐曰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圖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說傅巖謂之傅說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傅言虞虢之界也

成王刻桐葉封虞讚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曰余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

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是晉之建國居河之汾也天書掌文謂參為晉星也

禮以成德樂以歌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漢高祖置酒沛宮讚

漢書曰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台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名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

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從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聚書讚

後漢書翟酺上言曰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注云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搜

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此讚聚書當謂是矣

獻書路廣藏書柱開劉歆七畧曰漢武帝開獻書之路一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史記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曰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柱下史秦儒出谷漢簡吹灰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始皇改古文為篆隷國人多誹乃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温處瓜實使往視之先為伏機諸生方相論辨發機填之以土皆終命顔師古漢書注曰今新豐温湯之處號愍儒鄉温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漢簡吹灰者謂求之於秦人灰燼之餘也芝泥印上玉匣封來言漢時得書皆金繩玉檢也坐觀風俗不

出蘭臺 續漢書曰蘭臺令史六人秩六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袁盎諫文帝讚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驂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大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字或作爰

千乘峻轍六轡危行 東都賦曰千乘雷起萬騎紛紜濟曰千乘萬騎天子法駕也詩曰六

巒在手峻巘危行謂下峻阪也跡廻松坂山叙疑作斜柳城松坂峻坂也水經注曰霸水西巡嶢關北歷嶢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龍淵劒名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劒可乎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劒一曰龍淵又三輔黃圖有龍淵廟在茂陵東華蓋天子之蓋也崔豹古今注云黃帝所作又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藂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駮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賢臣攬轡可謂忠貞賢臣謂袁盎也

朱雲折檻讚

漢書曰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晉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

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斬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知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上書直諫有忤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丈身摧欄檻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賴將軍

應從御史者謂上怒御史將雲下也翻賴將軍者謂

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乃得免也

周公戒伯禽讚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

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政治爲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五月披裘負薪讚

皇甫謐高士傳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鐮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沈惟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王祥扣冰魚躍讚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瑯邪臨沂人性至孝後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

之冰忽自解雙魚躍出持之而歸

王祥之母鮮鱗是求冰連釣浦凍塞寒流精誠有感無假沉鉤二老同膳雙魚共浮

孫叔敖逢蛇讚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叔敖朝出容悴歸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

報將加終為楚相卒享榮華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高鳳好學專心不迴流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渡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張良遇黃石公讚

史記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韓破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求賊甚急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

旦日視之書乃太公兵法也

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令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史記曰留侯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兵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並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

師尚父授丹書讚

竹書紀年曰紂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又曰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太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得皐陶其兆類此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

下趙拜曰望公七年乃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鈐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授尚書命曰名佐昌者子文王夢月著其身又鸑鷟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不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沒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尚父一遇周王是親赤雀既下丹書已陳自論秉鉞長別垂綸獨有磻石留名渭濵

榮啓期三樂讚

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

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寛者也

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為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夫子見程生讃

子華子孔子贈篇曰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

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亦見韓詩外傳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傾蓋桑陰遂移清揚共美賢聖同羇陳詩難別贈絹傷離

鉏麑見趙盾讚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又曰將適公所以書思對命鉏麑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劒不抽青槐先絕

蔡澤就唐生相讚

史記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

驅懷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足矣後西入秦說應侯秦昭王名見與語大悅拜為客卿

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李陵蘇武別讚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蘇武字子卿使匈奴二十年不降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貫陵罪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不忘之志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别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别馬將前河橋兩岸臨路悽然故人此别知應幾年

樊噲見項王讚

漢書鴻門之會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項羽曰

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飲酒拔劒切肉食之項羽曰復能飲乎曰臣死且不憚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後數日項羽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樊噲為臨武侯

樊噲將軍漢王車右不憚鋒刃何辭巵酒霸上屯軍鴻門固守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上師古曰霸水上也即今所謂霸頭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持謝范增惟留玉斗漢書高帝

紀云使張良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

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秦穆公飲盜駿馬讚

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尅晉乃獲惠公以歸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向國窮寇侵秦於時大盜還作功臣

延陵季子遇徐君讚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矣於是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別後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劍猶懸

鶴讚 并序

武成二年春三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鄭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周書有傳注見墓誌銘布弋設罝並皆禽獲六翮已摧雙

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絶孀妻向影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為讚天子周明帝也時子山為司憲中大夫九臯遥集三山迴歸毛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漢書郊祀志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華亭别淚洛浦仙飛語林曰陸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見世說注列仙傳曰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而去不妨離繳先遭見羈離平聲說文曰繳生絲縷也籠摧月羽弋碎霜衣月羽霜衣言鶴之白也塞傳餘號闗承舊名幽明録曰陶公在尋

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梁元帝表臣自擁旄鶴塞貽明答湘東書掩鶴關而高卧

南遊湘水東入遼城

神仙傳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乘白鶴飛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搜神後記曰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

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九門嚴閉

戰國策莊辛曰奮其六翮而凌清風楚辭曰虎豹九關言天有九門 無可詐究也

相顧哀鳴肝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别

王韶之神境記曰滎陽郡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

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
別鶴以舒其憤懑故曰別鶴操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庚子山集卷十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張昺

庾子山集卷十一

周 庾信 撰

錢唐倪璠纂註

教 文 序 傳

答移市教

昔張揩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後漢書曰張揩字公超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衛恒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揩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

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

況復德總郇周聲高梁楚 郇故國名左氏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汲郡古文曰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黯是爲郇叔又云文公城郇臣瓚云在晉之境內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班彪北征賦曰息郇邠之邑鄉邠周地也貨殖傳曰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

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卧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 戰國策蘇秦説齊宣王曰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

遂使王充閱市之處遠出荒郊 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石苞販鐵之所翻臨崖岸 晉書曰石

芑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芑異之因與結交嘆芑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聖德謙虛未忘諠湫左氏傳曰湫隘囂塵杜云湫下也予小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鄽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國西閶門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

賣卜屠羊請辭新闠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又三輔黄圖曰司馬季主卜於東市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崔豹古今注曰闠市垣闤市門也

而交貿之黨好留畷岐之

衆難遣廣雅曰貿易也史記周本紀曰公劉子慶節立國於豳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古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索隱曰豳即邠也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文

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書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四月乙巳齊遣使來聘以正月辛卯朔推之當是四月二十二日來聘二十七日移文也下篇云大司馬齊國公知是齊王宇文憲所移也高氏受東魏禪國號曰齊時河陽為彼所屬故移

周天和四年四月二十七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陝西總管府移齊河陽執事陝西總管齊王憲也憲本傳及碑文云天和元年徵還雍州牧雍州陝西也自疆埸卧鼓邊鄙收烽義讓之行未能朞月孔城誨盜即值芒藏周書云天和四年齊將獨狐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通典云河南府壽安縣有九曲城所謂九阿也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縣東南左傳鄭行人子羽曰大國無乃芒藏禍心以圖之是以板載之師須時而動自安封域非求拒防詩云縮板以載博物志曰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雖復風塵甃接旗鼓無侵五將即迴雙崤已靜李陵答蘇武書云五將失道陵

獨遇戰左氏傳曰秦穆公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曰雙崤望河澳以崤有二陵稱雙崤矣始奉朝旨獲彼移書令受叛城使迴軍實左氏傳曰以數軍實想彼邊司已奉處分既有此還輒須領納未知何日可遣戍兵指附行人遲能速報盟且不渝隣境相善顧瞻原野幸甚實多故移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陜州總管長史梁昕移齊河

陽執事周書云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為陝西總管府長史自拭玉繼書通關去傳儀禮曰賓朝立東西面賓人北面坐拭圭鄭注賓使者拭清之也漢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言周齊通好也周書天和四年四月齊遣使來聘是也實謂上方銷劍山陽息馬漢書顏師古注云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使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也尚書武成篇曰歸馬華山之陽孔傳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過茲禦客或慢重扃周易曰重門擊柝以禦暴客說文曰扃門之關也屬故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穆下乖司疆司疆場之官謂齊將獨孤永業也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言君方修好而臣有貳心上行和順而下獨乖戾蓋責之也國家以邊鄙心

摇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中軍元帥謂齊煬王憲也武成二年封齊國公天和三年拜大司馬憲為太祖宇文泰之第五子武帝之弟也駕馭孫吳驅馳貔虎孫武吳起也述異記曰貔之為獸狀如虎豹而小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我境曾非反鄆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春秋隱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魯邑高平方與縣東有郁郎亭九年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鄆杜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昭元年傳云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請戮其使趙孟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縮載之畢前旗已迴詩大雅綿云從繩則直縮板以載毛傳云乘謂之縮釋詁云繩謂之縮孫

炎曰繩束築版謂之縮郭璞云縛束之也彼國兵馬不防彼國謂齊也殿後餘塵遂至相接左氏傳曰猛也殿又曰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殿丁練反後軍也建旌壘疑作壘上未及五申安鄭城防先驚七伏史記曰孫武子三令五申之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云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杜云為伏兵七處也當時鋒刃或膏原野漢書師古注曰鋒戈戟刃也又蘇武傳衛律曰空以身膏草野班固東都賦曰原野厭人之肉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令以相還尸鄉不遠無令久客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後漢書曰温序為隗囂所殺喪到洛陽賜城傍地為塚長子壽夢序曰久客思鄉里壽即上書乞骸骨歸葬馬驢甲兵具條相勒封人宜依領

納宿無闕志不獲交綏致此埃塵誰階其咎故移封人周禮掌為畿封而樹之鄭注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左氏傳曰頴考叔為頴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皆以地方封人盖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頴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左傳文十二年曰乃皆出戰交綏杜注云古名退軍為綏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曰魏武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却也詩云誰生厲階

移虜留使文

周書建德五年二月辛酉遣皇太子斌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按武帝母皇太后叱奴氏以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至建德五年三月戊申祥文云入境以來國祥

甫遹至遣使相隨永敦隣睦知虜謂吐谷渾也
吐谷渾遣使入境在建德五年二月發遣彼使
在次年春初建德
六年正月所移也
年月朔日某官告配某州郡前本欲發遣彼使但某入
境以來國祥甫遹自秋迄冬未申欵接周書云建德三年三月癸酉皇
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
旬乃止詔皇太子贇總釐庶政五月庚寅葬文宣皇后
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
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
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
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縗
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遵
遺令公卿上表固請偷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

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皆令依禮建德五年二月辛酉皇太子𧬈巡撫西土討吐谷渾三月壬寅文宣皇后服再朞戊申祥知是吐谷渾遣使入境在於建德五年二月至三月祥是入境以來國祥前邇也又云自秋迄冬未申欵接知留彼使至次年方遣也

且狼星表邦嚴霜已戒

史記天官書曰五宮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火守亦如之楚辭曰秋既戒之白露冬又申之以嚴霜

浮河亂濟長路苦寒

禹貢曰濟河惟兖州又云浮於濟漯達於河又云入於消亂於河孔安國曰正絶流曰亂史記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陸機詩云劇哉行役人慢慢恒苦寒言虜使入境以來初為國祥又以盜賊之警所以自春至冬未申欵接也

時當獻

歲維新三元告慶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三元元日謂為歲日月之元也亦稱三朝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珪贄盈庭華裔參軫周禮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又曰以六禽作六贄鄭云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封禪書曰百蠻執贄左氏傳曰庭實旅百左傳杜注云諸華中國又姜戎曰謂我諸戎四嶽之裔冑也杜云裔遠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說文曰軫車後横木也參軫言多也式觀盛禮洽此嘉讙陽和既動澤漸萬邦便當遣使相隨永敦隣睦故移

序

趙國公集序

周書列傳云趙王招字豆盧突幼聰頴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武成初進封趙國公建德二年進爵為王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皇甫謐曰舜都平陽虞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孔安國曰石磬也大禹吹筠風雲為之動說文曰筠竹皮也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廻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宋玉曰陽春白雪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左傳哀十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譬以雲霞

赤城之巖千丈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似雲霞懸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文參歷象即入天官之書史記有天官書索隱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三輔皇圖曰明堂之制舜曰總章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此云鷦巢鷦疑作焦蓋謂焦螟蟲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張湛曰麼亡果反細也字書云麼小也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熊熊一作熊羆陸璣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

熊白史記天官書說歲星云熊熊有光按下文燄燄從熊熊熊為是楚詞增城九重

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洛誥曰無若火始燄燄孔傳云燄燄尚微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宵飛南斗句即豫章記所謂豐城劍氣光於牛斗者也劍卒化為龍矣

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史記曰屈原被放至於江濱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容詞令終莫敢直諫者

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歸漢李陵字少卿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鬬矢盡遂降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詩品曰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

此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建安獻帝年號太康晉武帝年號也揚雄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二語出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說苑曰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漢書曰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周禮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

大雅扶輪小山承蓋詩序曰詩有大雅焉有小雅焉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又曰風翔翔其扶輪楚辭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傳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丘建國賜姓者十二人竹書紀年曰黄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史記正義曰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兖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皇甫謐云黄帝生於壽丘長於

姬水因以為姓國語胥臣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

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族 皇甫謐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史記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舉五教於四方事出左傳

況復大電繞樞流星入昴 大電繞樞黃帝之祥注見上文流星入昴帝堯之祥論語讖曰帝堯率舜游首山觀河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圖飲馬河洛 北史曰魏之先出自黃帝子之少子受封北國其後世為君長魏平文皇帝生二子長曰沙漠雄次曰什翼犍道武帝祖帝拓中原國號曰魏

兄弟十人分為十姓 十姓

謂後魏為拓跋氏道武以沙漠雄子嵩宗室之長為長孫氏至魏文帝以獻帝長兄為紇骨氏次兄普氏為周氏次兄為達奚氏次兄為伊婁氏改婁氏次兄敦丘氏改為丘氏次兄侯氏改為万侯氏叔父之後乙旃氏為叔孫氏疏俗車焜氏改為車氏是為十姓見魏書及北史辨風吹律丘氏即其一焉魏十姓敦丘氏為丘氏是也春秋孔演圖云孔子曰丘援律吹律有姓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丘郡開國公於時天道西北既稟謀謨左傳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馬首東南實資匡贊左傳襄十四年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此言進退皆從之也因以封名仍為賜氏謂邈封營丘郡賜姓丘氏也與夫南公伯即有

連類宗則樂正非無準則以上與夫至準則似有缺文兼疑訛字未敢以意增改今照原本錄之曾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兗二州刺史范陽文昭公洛食之始上馬治國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傳曰今河南城也漢書陸賈曰馬上得之亦將以馬上治之乎登庸之初昇槐論道尚書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傳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者將登用之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尚書曰惟兹三公論道經邦生則絕席武宮死則配祠清室後漢張禹傳詔令禹舍宮中每朝見與三公絕席黃圖曰清涼殿亦曰延清室夫人太原王氏三世為將四代為公太原王氏出自王離次子威漢揚州刺史九世孫霸字仲儒居太原晉陽後漢連徵不至霸生

咸咸十九世孫澤字季道雁門太守生昶字文舒魏司空京陵穆侯二子渾濟見晉書此太原氏族之盛也云三世為將者史記稱王翦子王賁王翦之孫王離又云今王離已三世將矣云四代為公者晉渾濟等是也

社稷大宗鍾鼎貴族伉儷是歸秦晉匹也言太原本世胄之家夫人王氏來歸於我也禮有大宗小宗漢書曰擊鐘鼎食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杜預曰伉敵也儷偶也正義曰禮謂兩皮謂儷皮儷兩也故為耦伉者相當之言故為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偶又左傳懷嬴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杜注云匹敵也

祖提使持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子公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廉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二女

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繫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得衛青上將張耳賢夫漢書曰衛青尚平陽主天文志云文昌六星一曰上將青拜大將軍故云上將又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父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户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澆沙聚石之營却日横雲之陣曹瞞傳曰公軍渡渭為馬超所衝突營不可立地又多沙不築時天寒乃多作縑囊以運水起沙為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北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晉書曰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風

后握奇經有風陣雲陣彎弧則戟破小支抽劍則泉飛枯井曹植白馬篇曰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漢書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夫人宇文氏周文皇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高隆慮義重河陽漢書王太后第三女曰隆慮公主續列女傳曰趙皇后屬河陽主家學歌舞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後漢書曰明帝遣使祠蕭何霍光帝謁園陵過式墓史記其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注云封謂益其土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寃結非無廣漢之城後漢書曰陳寵轉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

積數十年寵使吏棨行遝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于是寵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久客思歸惟有東平之樹

皇覽曰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

自永安以來魏室大壞

北史云魏莊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武泰元年明帝崩大都督爾朱榮謀廢立陰與帝通率衆來赴帝與兄弟夜北渡河會榮于河陽即皇帝位是年改元永安

海水羣飛天星亂動

揚雄劇秦美新曰海水羣飛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

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強臣

謂爾朱榮也北史云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等後復表請追謚無上王為皇帝餘俱有贈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舉賢如以前太尉江陽王繼為太師以下是也誅暴如討

葛榮檻送京師斬於都市是也三年帝殺榮於明光殿帝卒為爾朱氏所弑爾朱世隆立廣陵惠王羽之子恭是為閔帝高丞相驅率風雲奄荒齊晉北史云高歡渤海蓨人也普泰元年廢帝即位於信都西改元中興以渤海王高歡為丞相二年為大丞相歡既敗爾朱氏廢帝自以疏遠遜位歡立武帝永興二年高歡大破爾朱氏山東平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秦南北渝盟東南敵怨謂周太祖宇文泰也北史魏武帝紀曰永興三年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思政統之以為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渡帝出宇文泰遣李賢和等各領數百騎會帝於崤中高歡入洛遣婁昭等追帝不及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等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過河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

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為宮大赦是為西魏高歡東遷洛陽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於此始分為二周本紀云普回子莫那自山陰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為魏舅甥之國故曰舅氏既而各受圖書竝當珪璧謂高氏宇文氏後俱受命為帝也河圖洛書帝王之符也左氏傳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北史云魏大統十六年東魏静帝遜位於齊是為文宣皇帝諱洋神武第二子也魏恭帝三年遜位於周是為閔帝諱覺太祖第三子也高氏宇文氏竝為帝矣百姓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親戚徧鍾茶炭輸之城旦下之織室闕河嚴隔三十餘年言周齊兩國爭疆東西否隔親戚流寓或致罪戾不得還歸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髠鉗輸邊築長

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漢書刑法志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又外戚傳曰漢使曹參等據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

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此之冠蓋屢涉漳濱

言周齊彼此和親干戈少息也按周本紀天和六年齊遣使來聘建德元年周遣司宗李祭小賓部賀遂禮於齊是也函谷本秦函谷關周宇文氏所都漳濱鄴地齊高氏所都周武帝詔曰偽齊叛渙竊有漳濱是也

中山冤枉之餘代郡凋殘之澤竝遇華音咸蒙禮送

中山二語言高氏廢帝自立魏之支屬皆留齊地會周齊和親乃許還其本國也下云崇等生還是魏周戚屬由是得歸矣漢書曰中山王衎入即位是為平帝後王莽即真遂廢帝又文帝紀曰周勃等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中山指靜帝為高氏所廢若漢平帝代郡指清河王子善見本高歡所立

若漢代卽此二帝之後向被拘囚今蒙禮送也崇賓兄弟二人相看氣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恒山殺翮豈望同飛而安國徒中鬱爲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爾雅曰北岳恒山張宴漢書注云恒山在常山郡西郭璞山海經注云雁門山卽北陵西隃雁之所出因以爲名在高柳北地理志有雁門郡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愼注云鎩殘羽也言雁之殘羽不能飛也史記曰韓安國者梁成安人也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坐法抵罪無何梁内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内史起徒中爲二千石位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班超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天和四年武帝之八年也至於新邑以上序賓崇兄弟二人自齊來歸也朝廷以舅甥之國外内之親乃授賓使持節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戸賔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莫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聲價已高風飈即遠方欲討論國恥申雪家寃横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春秋若干言賔先崇死也衛國興文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衛國興文子之慟者疑引衛公叔文子公孫發卒也漢書曰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乃贈本官加少傅蒲虞勲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

年平鄴都年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胥子孤煢生妻嫠室即能有節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昆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廷交映棨戟相臨西都賦曰玉階彤庭崔豹古今注曰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滋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昔二馮同德繼踵當官漢書曰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百姓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兩

杜齊名夾河為郡漢書杜周傳曰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然賓疾奄捐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罹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援之慈後漢書馬援傳曰兄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援有誠兄子嚴書恭事寡嫂義甚顏含之孝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莘人也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婦及家人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

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棄絕人事躬親侍養不出户庭者十有三年巖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没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撫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化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已上序賓卒崇克盡弟道也天和六年授大將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和見之今日後漢書班固燕然山銘曰焚老上之龍庭注云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天地鬼神令皆焚蕩之又䏶恭傳曰恭引兵據疎勒匈奴攻恭恭厲士衆擊走

之數月食盡困窮稍稍死亡餘數十人漢遣兵迎校尉遂相隨俱歸發疎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士二人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怱怱橫閤但有誦書曖曖重帷惟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燭高士傳曰任棠字季卿隱身不仕龐參為漢陽太守到先就家候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欲諭太守清也拔一本薤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欲諭太守開門恤孤也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

雨後漢書曰賈琮爲冀州刺史升車命御者褰帷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又曰鄭弘行春隨車致雨有勑大將軍宜州刺史廣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降感知彼州內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精誠所致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勑廣化公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勗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操賜齊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荆州刺史偏蒙裘衣之賜治績尤異此之謂乎晉書武帝

紀曰太康十年夏四月以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賜穀千斛吳都賦曰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孟都耆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勑去襜露冕見此以彰其德崇清淨為政廉明為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欲深沉牆仞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禮節是所用心緹帙緗素愛翫無已當今四郊多壘尚有公卿之辱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鼓鼙不息猶勞將帥之謀禮記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語其雖恥惟願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恡身膏原野漢書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

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 但令天假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畧書梗概陳之直史後漢書杜篤論都賦序曰故畧其梗概不敢具陳注云梗概猶麤畧也

庚子山集卷十一

庾子山集卷十二

周　庾信　撰

錢唐倪璠纂註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并序

天水郡漢武帝元鼎三年置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其中崛起一石嵬高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麥積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鐫山成佛萬龕千室雖自人力疑具鬼功隋帝分葬神泥舍利函

於東閣之下伽室之中有庾信銘記刊於巖中見太平廣記袁宏後漢紀曰浮屠者佛也漢言覺將覺悟羣生也龕者塔也方志云受廣雅云盛也按周武帝建德三年始除佛道二教是銘當在建德三年以前所作也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嶽隋書地理志云天水郡舊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天水郡有隴城縣西京賦曰右有隴坻之隘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左氏傳曰名山名川史記曰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夏本紀曰至於龍門西河索隱曰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隋書地志云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于古為六郡之地河西諸郡其風頗同竝有金行之氣按麥積在秦州東南九十里又有豆積山在其中高峯尋

雲深谷無量（淮南子曰高山尋雲谿肆無景）方之鷲鳥迹遁三禪（史記大宛傳注括地志曰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似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按十八天分為四禪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三禪皆依雲住至四禪方在空居此云迹遁三禪者言高峯插雲也）

譬彼鶴鳴虛飛六甲（舊唐書地理志云蜀州晉源漢江源地鶴鳴山在西北十里神仙傳曰張道陵與弟子入蜀住鵠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鶴鳴即鵠鳴山鶴鵠通稱矣又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謂王母有六甲靈飛之符按此為道家之言故云譬彼言麥積可擬靈鷲鶴鳴二山也）

鳥道乍窮羊腸或斷南中志曰鳥道西百里以其險絶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高誘曰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也酈道元水經注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在成州仇池山雲如鵬翼忽已垂天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是以飛錫遥來度杯遠至孫綽遊天台賦曰應貞飛錫以跨虛注云大智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佛像佛國記曰那竭國城東北一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尺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高僧傳曰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來疏山鑿洞鬱為淨土維摩經曰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如自在天宮佛語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拜燈王

於石室乃假馭風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言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悉皆包容無所妨礙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維摩詰言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莊子曰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花首菩薩名此及釋氏所引舊作花首今藏經本首作手佛說華手經十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經云時大目連從座起頂禮佛足為佛敷座高至梵天又於空中作經行之處七寶莊嚴有雜色蓮花彌覆水上華上有化比丘皆如目連又云諸菩薩

持蓮華頂禮佛足又云時諸菩薩以此蓮華欲散十方佛以手摩一一蓮華中佛身半現此諸化佛從空而去孫綽遊天台山賦曰王喬控鶴以冲天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按上文石室此云山龕謂麥積山之石室山龕也言佛之神通變化無相無名非有藉于風鶴也而此山之刻石為室足拜蹬五鵠山成龕亦禮化佛此取風控鶴之喻亦空亦有者也

大都督李允信者周書宇文廣傳云其故吏李允信等上表藉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為亡父造七佛龕按長阿含經一毘婆尸佛二尸棄佛三毘舍婆佛四拘留孫佛五拘那含佛六迦葉佛七釋迦牟尼佛也似刻浮檀如攻水玉佛國記曰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即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還坐我般泥洹後可為四部衆

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大莊嚴經論曰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香殊于天香即白世尊為誰香耶爾時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栴檀長于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爾時彼王名曰迦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香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婬女通為欲所盲即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婬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甚為臭穢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爾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貴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爾時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子病從今而起非是身患專念迦葉如來三藐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已所持栴檀之香悲哀白塔而說偈言即以花香塗香末香用供迦葉佛塔復以牛頭栴檀以畫佛身身瘡漸

差熱患盡愈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身體肢節皆有好相父母立字號曰香身爾時香身厭惡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辟支佛所出之香是故衆人應供養塔獲大功德又增一阿含經云優填王用牛頭栴檀雕佛形像高五尺此為始也佛地論云七寶四頗胝迦翻譯云頗梨或云塞頗胝迦此云水玉即蒼玉或云水精又云白珠刋正記云正名窣坡致迦其狀似此方水精有赤有白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曰水玉今水精也言鵄石為像如栴檀水玉也

從容滿月照曜青蓮

瑞應經曰面如滿月色從容維摩經曰目淨修廣如青蓮肇曰五情百骸目最為長瞻顏而作故先讚目也天竺有青華其葉修而廣青白分明有大人目相故以為喻也法華經曰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口中出青蓮香晉書佛圖澄傳曰澄咒鉢水生青蓮花光色曜目

影現須彌香聞忉利

僧肇

維摩經注曰須彌山天帝釋所在金剛山也秦言妙高處大海之中水上方高三百六十六萬里如來處四部之中威相超絶光蔽大衆猶金山之顯溟海者也什曰須彌山秦言妙高山也凡有十寶山須彌處其中餘九圍之也樓炭經曰須彌山王以四寶瑠璃水精金銀作成之須彌山王北脅天金照北方天下須彌山王東脅天銀照東方天下須彌山王西脅天水精照西方天下須彌山王南脅天瑠璃照南方天下又曰忉利天宮在須彌山上瑞應經曰第二忉利天上為天帝釋又曰佛生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天師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菩薩本知世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應法師云忉利梵音訛略正云多羅夜登陵舍此云三十三俱舍頌云妙高頂八萬三十三天居四角有四峰金剛手所住中宮名善現周萬踰繕那高一半金城中有殊勝殿周千踰繕那踰繕那者舊曰由旬

如斯塵疑作鹿野還開說法之

堂壓野疑作鹿野槃頭王苑名在槃頭城毘婆尸佛說法處也長阿含經曰毘婆尸如來於槃頭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又四十二章經曰世尊成道已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猶

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一作剎修行經太子言吾出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國名迦維宣律師四分羯磨云四安居謂前中後也律有比丘四月十六日欲安居不止所在十七日方到佛言聽後安居即五月十六日也明了論云無五過處得安居一太遠聚落求須難得二太近城市妨修出家道三多蟲蟻自他兩損四無可依人五無施主供給衣藥並不可安居一作剎者伽藍號剎剎輔行云西域以柱表剎示所居處也梵語剎瑟胝此云竿即幡柱也法華云表剎甚高廣法苑云阿育王取金華金幡懸諸剎上塔寺低昂

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如來佛號梵言多陀阿伽度報恩經後漢翻譯經云

父母者三界福田又曰釋迦牟尼佛說大方便大報恩經報欲令一切衆生孝養父母故一切衆生亦曾為如來父母如來亦曾為一切衆生而作父母為一切父母故常修方便此經名攝衆善本亦名大方便亦名微密行亦名佛報恩

菩薩去家有恩親之供

僧肇曰菩薩正音云菩提薩埵菩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盂蘭盆經曰大目犍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觀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飯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時目連母即于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

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周禮鄭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徐敬業詩曰兹山復鬱盤禮記曰峻極于天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善曰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賦又曰外負銅梁於宕渠善曰銅梁山名在巴東百仞崖横千尋松直陰兎假道陽烏迴翼論語乙咸注曰七尺為仞周禮云八尺曰尋張衡靈憲云月者陰精而成獸象兎蛤焉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蜀都賦曰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於高標載華蹠山穿龕架嶺紆紛星漢迴旋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史記夏本紀曰山行乘檋如淳曰檋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兮王逸曰借神光電景泊往來也釋老志序曰蔡愔得佛經四十二

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蘭臺石室佛國記曰那竭城南半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髣髴如有十方國王遣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顏氏家訓云影字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即謂景也尚書云惟景嚮葛洪字苑景傍加彡於景切梵云頻婆帳此云身影

雕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闇鑿山梁

大毘婆沙論曰法輪如世間呼金輪等輪是動轉不住義又圓滿義長阿含經曰月宮殿四方遠見故圓寒溫和適天銀瑠璃所成純真無雜內外清徹光明遠照縱橫四十九由旬楞伽云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現處亦復如是謂石室中雕輪則皆圓滿刻鏡則常淨照也論語曰山梁雌雉鄭注曰梁石絕水之梁也言雕刻鐫鑿皆人工所成也

雷乘法鼓樹積天

香噉泉珉谷吹塵石床法華經曰擊大法鼓燒衆名香法鼓鐘也維摩經曰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地理志藍田谷出玉說文珉石之美者闕中記曰嵩高山石室十餘孔有石床池水食飲之具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桓譚仙賦序曰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為存仙門為望仙穆天子傳曰先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藏書冊之府也漢書有芝房歌佛經有栴檀林冰谷銀砂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峯別雨華嚴經曰如日光出時無熱池中金沙銀沙一切寶物皆有日影于中顯見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隋書地理志天水郡冀城縣後周曰冀城郡國志曰隴西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秦川記隴頭歌有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史記黃帝紀曰西至於崆峒應劭曰

山名韋昭曰在隴右

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劉虯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蔭法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維摩經曰乃見須彌入芥子中佛藏經曰四天下中普雨大石皆如須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無有遺落如芥子者又云譬如劫盡大火燒時人以一唾能滅又以一吹還成世界及諸天宮樓炭經說天地遺三災變天宮宮宮相拍碎如粉塵有僧伽風吹水在于空中自然變成光音天宮七寶所成是為三災三復

終南山義谷銘 并序

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秦山一名周

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巳巳朔大冢宰晉國公周書云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卲惠公顥之少子也拜大冢宰晉國公命鑿石關之谷下南山之材維公匡濟彛倫弘敷庶績燮理餘暇披閱山經以為終南敦物禹貢曰終南敦物至於鳥鼠鄭康成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索隱曰按左傳中南山杜預以為終南山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華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敦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日月虧蔽杶榦栝栢椅桐梓漆子虛賦曰岑崟參差日月虧蔽張揖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禹貢云杶榦栝柏師古曰杶木似樗而實榦栝

也栝木柏葉而松身杝丑倫反栝古活反詩云椅桐梓漆年代蘊積於何不有乃謀山澤之官兼引衡虞之匠周禮有山虞澤虞又云林衡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東出藍田則控灞滻地理志京兆有藍田縣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灞水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玆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灃滈澇潏凡八川張揖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滻水出藍田谷至霸陵入灞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辛氏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褎斜長安志曰王莽有意篡漢通子午道漢書王莽傳曰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

計南北直相當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括地志云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笄頭山涇谷涇水源出渭原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渭有三源竝出鳥鼠山東流入河

派別八溪流分九谷

潘岳關中記曰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澇潏灃滈為關中八水張衡東京賦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薛綜曰九谷八溪養魚池按張衡所稱乃賦東京之事且又養魚池名此在西京必別有八溪九谷如關中八水等名矣

銅梁四柱石關

一作闕

雙啓

一作聳蜀都賦注銅梁山在巴東石關在漢中之西

青綺春門溝渠交映

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洞冥記曰王夫人生武帝于綺蘭殿有青雀羣飛于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更修飾刻木為綺橑雀去因名青綺門

綠槐秋市舟檝相通

潘岳懷縣作曰綠槐夾門植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

樹數百行朔望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蓄之則為屯雲泄之則為行雨杜篤論都賦曰屯黑雲青牛文梓白鶴貞松郭氏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逐之入澧州神境記滎陽郡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運以寘宮崇斯雲屋千櫨抗殿龍首干雲說文曰欂櫨柱枅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薛綜曰抗舉也潘岳關中記曰未央宮殿皆疏龍首山土作之三秦記曰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為龍首山萬頃疎苗蟬鳴再熟易稽覽圖曰夏至後三十日極溫夏至景風生蟬始

鳴川后讓德山靈景從洛神賦曰川后靜波豈如運石甘泉纔通櫟陽之殿博物志曰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運取大石於渭北渚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地理志櫟陽屬左馮翊黃圖曰高祖初居櫟陽穿渠穀水直繞金墉之城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東流至於洛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鬬也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將事未勞為功實重國富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張載劍閣銘曰勒銘山阿敢告梁益銘

曰

寥廓上浮崢嶸下鎮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漢書師古注曰寥廓宏遠

也峥嶸深遼也壁立千丈峯横萬仞張載劍閣銘曰壁立千仞桂月危懸風泉虛韻按酉陽雜俎曰舊說月中有桂故云桂月風泉虛韻者言風觸泉聲俱成韻也乘輿嶺阪舉插雲根西都賦曰荷插成雲銚曰插鍬也張協詩曰雲根逰八極八溪分注九谷通源八溪九谷注見本序北涵桐井南浮石門魏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模象大壯規繩百堵周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左思魏都賦曰思重爻摹大壯詩曰築室百堵膠葛九成徘徊千柱吳都賦曰東西膠葛李善曰膠葛長遠貌魯靈光殿賦曰層曲九成酉陽雜俎云閻摩那婆羅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桂棟凌波柏梁乘雨三輔黄圖井泉宮南有昆

明池池中有凌波殿以桂為柱風來自香三輔舊事柏梁以香柏為梁也疏川奠谷落實摧柯事均刊木功侔鑿河禹貢曰隨山刊木又曰道河積石至於龍門師古曰治河施功自積石起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龍門山也

思舊銘 并序

思舊銘者悼梁觀寧侯蕭永作也觀寧之卒王褒有送葬之詩子山著思舊之銘昔向秀山陽聞笛感音而賦子山與蕭王二君同時羇旅是篇皆其鄉關之思及褒薨信作詩云惟有山陽笛悽余思舊篇謂斯銘也 蕭永注見本序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一作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爾雅曰太歲在

寅曰攝提格天官書曰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一作鶉首者月令鄭注曰仲夏者日月會于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帝王世紀曰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依監德文永卒當在寅年正月依鶉首文當在寅年五月按下文為羇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是觀寧之羈綫長安不過年餘大約承聖以後周明帝二年歲次戊寅此云歲在攝提當是戊寅年卒也梁故觀寧侯蕭永鄱陽王範弟也觀寧梁時所封為故侯也梁鄱陽王傳云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道南川助莊鐵按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梁朝宗室甚多於範稱其弟當是忠烈王之子也南史周敷傳云敷性豪俠輕財重士侯景之亂敷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等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憐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郵送之西上按此知永亦西上江陵及元帝敗後與庾信王褒

同時羇旅當亦隨例入關者也

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古詩云人身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天以秦楚之彊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欷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壯士一去燕南有

擊筑之悲史記曰荆軻愛燕之屠狗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飲於燕市太子丹使荆軻獻督亢地圖于秦太子送之易水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荆軻敗後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聞其家堂上客擊筑高漸離乃退出其匣中筑擊筑而歌客為流涕宋子儔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帝不中遂誅高漸離終身不近諸侯之人索隱曰

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

項羽之晨起帳中史記項羽晨起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漢書曰李陵字少卿武帝天

李陵之徘徊岐路漢二年為騎都尉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降匈奴為右校王李陵與蘇武詩云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

韓王孫之質趙韓王孫韓公子也按史記韓宣惠王十一年君號為王故云王孫淮

陰侯傳漂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云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按失國猶稱王孫是韓之公子得稱王孫矣按國策世家無韓公子質趙之事疑即質秦史記曰韓王絕秦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秦與趙同祖後始皇生於趙城因姓趙氏秦趙或可通稱耶

楚公子之留秦 史記曰楚頃襄王使黄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

無假窮秋於時悲矣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 魏志曰嘉平四年夏二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十一月詔王昶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又王肅傳曰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變

鳥伏翟泉先見

橫流之兆晉書五行志曰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嘆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地也白者國諱蒼者異象自後有劉淵之亂

星紀吳亡庚辰楚滅左傳昭三十二年曰吳伐越晉史黯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曰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有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又定四年傳曰吳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紀侯大去鄅子無歸左傳莊四年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世本云紀姜姓國伯爵也杜預曰紀國在東莞縣又昭十八年傳曰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世本云鄅妘姓國也杜元凱曰鄅國今琅邪開陽縣鄅音禹許慎郭璞皆音矩國名

原隰載馳轘轅長別詩曰

於彼原隰又衛風曰載馳載驅左氏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杜預曰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東京賦曰邪徑捷乎轘轅薛綜曰轘轅阪名也

甲裳失矣餘皇棄焉

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云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又昭十七年曰楚人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預曰餘皇舟名

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

漢書曰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塞之班固云文埋酸棗武決瓠歌是也水經注曰今無水史記正義曰酸棗屬滑州黄河南岸地述異記曰耆舊說周秦間河南而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左氏傳曰杞梓皮革詩小雅四牡云集于苞杞爾雅云杞枸檵郭云今枸杞也陸璣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又爾雅云椅梓郭云即楸陸璣疏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詩云山有樗爾雅云栲山樗陸璣云山樗與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

為茗詩秦風云山有苞櫟爾雅云櫟其實梂陸璣云海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榝之屬也

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海焉其中有五山一曰蓬萊隨波上下往來不得暫峙山海經曰蓬萊在海中神仙傳麻姑曰向到蓬萊又水淺于往日會時畧半耳說文曰魚水蟲也按爾雅龜鼈之類總名釋魚以皆水類也王逸楚辭注曰小曰蛟大曰龍言河傾則諸木並流海淺則衆類俱盡以喻國破則智愚貴賤並遭其難也

焚香複道詎歛遊魂

述異記曰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博物志云漢武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漢

書叔孫通傳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曰陛下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又成帝紀曰元帝即位成帝為太子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絶乃度三輔黄圖曰桂宮周迴十里內有複道横度西至神明臺按上下有道曰複複音復複道即馳道也周易曰遊魂為變焚香是漢代事是以西域表月支之獻南海置浩陽之尉漢帝出蹕遂置複道焚香以辟惡氣此云焚香複道詎歛遊魂者即聚窟洲還靈返魂之類也

載酒屬車寧消愁氣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驅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之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此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

酒中立消賜糊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為此也漢書揚雄傳曰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又遊俠陳遵傳云揚雄酒箴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

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

楚辭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淮南子曰紫芝蕭艾俱死世說曰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張衡西京賦曰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淮南子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乎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乎陰

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

詩黍離云悠悠蒼天彼何人哉毛傳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莊子曰天

之蒼蒼其正色耶爾雅曰春為蒼天穹蒼蒼天也郭注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言天道無知也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一作博博之土楚辭曰棄精氣之搏搏兮王逸曰楚人名員曰搏也搏佐官切言地亦塊然無知也一作博博者潛夫論云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齊怨之徒也何能感焉言遭此亂世智愚同呼天搶地怨之至也盡凋殘殺翮無所假於風飈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幕府初開賢俊翹首為爵終歳門人謝焉後漢書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禮記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西陵魏武帝墓魏武遺令曰時時望吾西陵墓田山陽車馬望一作永別郊門向秀笛賦曰鄰人有吹笛者發

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潁川賓客遥悲松路

漢書灌夫傳曰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

嵇叔夜之山庭尚多楊柳

文士傳曰嵇康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述征記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丘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王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

世說曰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孫葬地方為長樂之宮

史記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

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

墓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内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生平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闗河羇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晉書五行志曰孫晧初童謡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晉書陸機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重為此别嗚呼哀哉

麟亡星落月死珠傷 春秋運斗樞曰璣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

缾罄罍耻芝焚蕙歎 詩小雅蓼莪云缾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缾小而罍大也罄盡也淮南子曰紫芝與蕭艾俱死陸機傷逝賦曰嗟芝焚而蕙歎

所望鐘

沈德水聲出風雲 史記封禪書曰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音上大呂

劍沒豐城氣存牛斗 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牛斗間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劍氣華以煥為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地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艷照耀乃送一劍與華自留一劍華使以華陰赤土一舫送與煥煥得土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亡後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水見二龍長數丈光采微發曜日

映川

潸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言梁朝太清之亂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風雲上慘喻亂也莊子曰藏舟于壑謂之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舟壑潛移喻國變也駸駸霜露君子先危毛詩曰載驟駸駸馬奔貌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按上句君子對小人而言故云先危注見紀侯大去懷王不返本序史記曰楚懷王見秦王書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因留楚王楚人立太子横是為頃襄王三年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紀侯懷王喻觀寧侯去國也王樹長埋風流遂遠世說曰庾文康亡何

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久之又曰王東亭亡後王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風流之美公私所寄怨爾喪失豈惟風流相悼

荀伯一作卿舊縣慶封餘邑 荀伯藝文類聚作荀卿史記曰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因家蘭陵左傳襄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曰朱方吳邑地理志丹徒師古曰即春秋朱方也蕭子顯齊書曰蕭氏之先蕭何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晉分東海為東蘭陵中朝亂淮陰令慈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為南蘭陵人按齊梁俱淮陰令後永為宗室朱方漢之丹徒魏曰武進晉置蘭陵是蘭陵本荀卿舊縣南蘭陵又為慶封餘邑也

萬里歸魂脩門詎入 楚辭魂兮歸來入修門注云修門郢城門言不能魂歸蘭陵也

墳橫一作城連武庫山枕盧龍 史記樗里子墳武庫正直其墓魏志田疇傳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

道出盧龍達于柳城思歸道遠返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送雁蘇武事長松東平思王事劉峻所謂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徒留空靡傷其不能復歸也平陵之東無復梧桐崔豹古今注曰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歌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仲長子昌言曰古者之葬用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平陵漢屬右扶風松聲蕭瑟長起秋風吴越春秋曰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疇昔隆貴提攜語默疇昔以下言與信舊交也左傳杜注曰疇昔猶前日也禮記鄭注曰提攜謂牽將行易曰或語或默託情嵇阮風雲相得嵇阮嵇康阮籍也有酒如澠終溫且克左傳有酒如澠有肉如陵詩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傷覲寧侯之卒也詩云鳳

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家語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云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佳城鬱鬱流寓於秦獨異志曰漢書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

山陽相送惟餘故人注見本序

孀機發緯獨鶴孤鸞左傳嫠不恤其緯陶潛詩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

閨深夜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潘岳作懷舊賦

匣中絃絕隣人笛悲文士傳曰嵇康臨死取琴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康別傳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

散吾每斬之廣陵散於今絕矣謝莊宋武宣貴妃誄曰匣有遺絃李善注匣琴匣也隣人笛悲向秀事注見本序

昔為幕府今成繐帷禮記鄭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繐音歲謝朓銅雀臺詩曰繐帷飄井幹

玉帳山銘一作東宮玉帳山銘

玉帳山以下梁宮中之小山也一本玉帳山及下行兩山並有東宮二字梁簡文集中有明月山銘行雨山銘知以下諸銘中大通三年後簡文為太子時隨侍東宮之所作也

玉帳寥廓崑山抵鵲淮南子曰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污也高誘曰崑山崑崙也監鐵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總葉成帷連雲一作枝一作珠起幕陸機招隱詩曰密葉

成翠幄周禮鄭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歸藏啓筮曰昔者女媧氏張雲幕 玉策一作藥難移 金花不落 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陰鄴中記曰帳頂安金蓮花此以山名玉帳故云 隱士彈琴仙人看博 神仙傳曰孫登善彈一絃琴風俗通曰漢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没石中馬蹄迹處於今尚存曹植詩仙人攬六箸對博泰山隅 巖留舊鼎竈聚新荆 一作雲上新荆史記曰黃帝鑄鼎于荆山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别賦云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此云鼎及竈者金鼎丹竈也 煮石初爛燒丹欲成 陶弘景真誥曰斷榖入山當煮食白石昔白石子者以石為糧故世號曰白石生此至人也今為東府左仙卿 桑田屢變一作盡 海水頻盈 一作傾神仙傳麻姑謂王遠曰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

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長聞鳳曲永聽簫聲列仙傳曰蕭史日教弄玉作鳳鳴一旦隨鳳飛去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

吹臺山銘

江寧吹嶺錐山出箹秦簫下鳳此岫為真晉書地理志曰丹陽郡江寧太康二年分建鄴置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于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惟此簳見珍故歷帝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錐山出箹未詳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箹也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之一旦隨鳳飛去言秦人吹簫築臺不如吹臺之山自然得名者為真也青槐避日朱草司一作伺晨爾雅

曰懷槐守宫槐葉晝聶而夜炕大戴禮記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石名

新婦樓學仙人蜀記曰梓桐縣有五婦山昔秦遣蜀五美人皆化為石又臨海記云新婦山土石悉綵色似人形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不極高顯神終不降也于是上於長安作飛廉觀高四十丈於井泉作延壽亦如之

吳中宇玉城南姓秦一作中宇玉成南君姓秦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悦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乃結氣而死重遊學歸知之往弔于墓側玉形見顧重延頸而歌云南山有烏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沒身黄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古詩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比花依樹登榭要春楚辭注曰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舞能留客

一作容聲便度新雕梁數振一作遠無復輕塵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

望美人山銘一作後堂望美人山銘

高唐礙石一作雨洛浦無舟宋玉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倦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曹植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又云御輕舟而上泝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侯述異記曰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之乃見大虵入山穴中五丁曳虵山崩五女上山皆化為石南中志曰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男

兒長有才武遂雄夷濮以竹為姓捐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三郎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人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武帝拜唐蒙為都尉以重幣喻諸種侯王斬竹王置牂柯郡以吳霸為太守後夷濮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配食父祠與竹王三郎是也

禽踰地肺危陵天柱 高士傳曰四皓隱於地肺山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地肺山秦記云終南又名地肺又真誥曰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頃是金陵之地肺也爾雅霍山為南嶽郭云天柱山潛水所出也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崑崙之山有銅柱焉謂之天柱

禁苑斜通春人常一作恒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牕畫一作併開斜看已識直一作試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星經曰織女三星在天市東常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為織女牽牛聚會之夜

至仁山銘

峯横鶴嶺水學龍津豫章記曰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不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不得上曝腮水次也瑞雲一片仙童兩人洞冥記東方朔云東海有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黄帝黄雲堯時有赤雲之祥之類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飢亦不食與我一九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暫落畫樹長春横石臨砌飛簷枕嶺壁繞藤苗總銜竹影菊落秋潭桐疎寒

井陸機要覽曰酉陽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歳魏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明月山銘

梁簡文帝有明月山銘其詞曰追遮峯長戚紆嶽聚既正書門兼同天柱非競小山寧論大庾豈學士龍詎須石鼓緅色斜臨霞文横豎是銘簡文時同作也竹牕標嶽四面臨虛山危簷迥葉落牕疎看椽有笛對樹無風蔡邕長笛賦序曰邕避難江南宿之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奇聲獨絶管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既刻雨期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風生石洞雲出山

根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下有穴大數尺為風井博物志曰山澤通氣以興雷雲氣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陸機感時賦曰凝行雨于雲根霜朝唳鶴秋夜鳴猿周處風土記曰白鶴夜警至八月露降則鳴蜀本紀曰蜀王秀所立三峡明月峡巴峡巫峡荆州記巴東三峡巫峡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此云鳴猿以山名明月若巴東三峡矣堤梁似堰野路疑村船横埭下樹夾津門寧殊華蓋詎識桃源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尺如車蓋亦云華蓋樹述異志曰武陵源在吴中山盡生桃李俗呼桃李源上有石洞世傳秦末喪亂吴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者皆得仙

行雨山銘 一作梁東宮行雨山銘

梁簡文帝行雨山銘曰巖畔途遠阿曲路深猶云息駁尚且抽琴兹峯獨擅欹崎千變卻繞畫房前臨寶殿玉岫開華紫水迴斜谿開聚葉潤裏紫沙月映成水人來當花樹結如帷碩起成基芝香馥遲石鏡臨墀是銘亦簡文時同作也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高唐賦曰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佳人無數神女羞一作看來宋玉神女賦云楚襄王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翠幔朝開新妝旦起劉公幹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樹入妝頭一作前花來鏡裏草緑一作色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帔併脫紅輪沈約詩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云粉白映輪紅子山和趙王美人春日詩亦云紅輪帔角斜

或云婦女所執暖扇之類天絲剩藕蝶粉生或作多塵天絲即遊絲道書云蝶交則粉退言行雨山遊絲想折藕飛蝶擬香塵若有人也橫藤礙路弱一作垂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河神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

刀銘三首

風伯吹鑪雨一作雲師煉冶高誘淮南注曰風伯箕星雨師畢星張協七命曰飛廉扇炭風俗通及王逸楚辭注並云飛廉風伯也吳越春秋曰薛燭奢相劍王取純鉤示之薛燭曰臣聞王之初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師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莊炭太一下觀於是歐冶子曰天地之精悉其伎巧矣鐵焰朝流金精夜下吳越春秋薛燭曰夫寶劍者金精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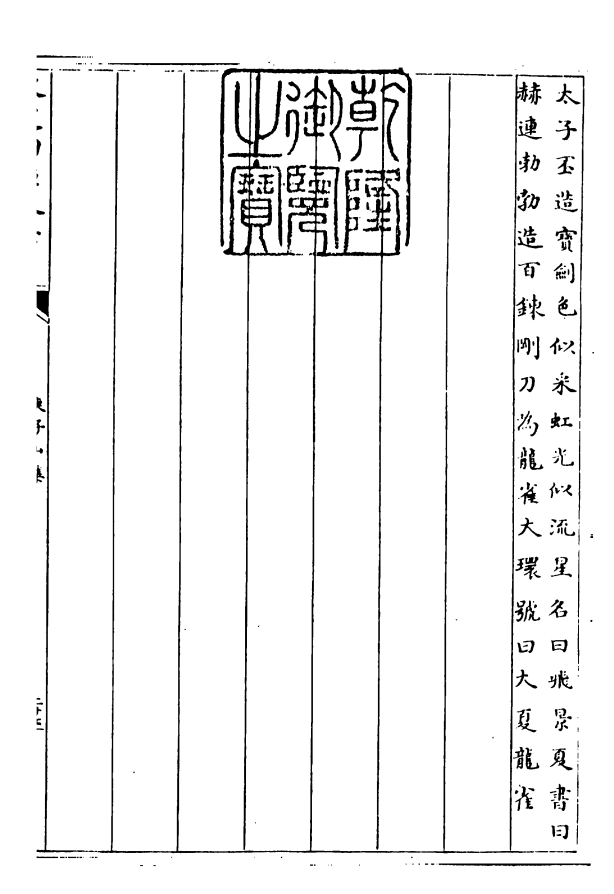
理至本不逆價重十城名高千馬吳越春秋越王曰客有買此劍者有市之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其可與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

千金頡合百鍊鋒成呂氏春秋曰伍員逃楚至江見一丈人剌船渡之員解劍與之曰此劍其值千金崔豹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百鍊

光連斗氣餤動山精吳越春秋伍子胥曰此劍有七星北斗文豫章記曰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雷孔章曰是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

身文水動刃古珠生越絕書風胡子曰欲知泰阿觀其鈲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鈲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山海經注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劍口

斗精遥降山靈下從斗精疑即豐城劒氣光于牛斗者也又吳越春秋子胥云此吾前君之劒中有七星文按北斗七星此為斗精矣山靈若管子所謂葛盧山發而出金吳越春秋赤堇山破而出錫是也水文千曲蛇鱗百重水文即風胡子所云文若流水也注見上蛇鱗若傅玄歌辭所謂鏤象龍螭矣燕砥斂刃蜀水開鋒莊子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音義曰燕谿地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司馬曰劒刃也蒲元傳云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礪蜀江水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水既至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叩首曰實於涪津渡覆水懼怖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為神妙氣生分景環成屈龍典論曰魏



太子丕造寶劍色似采虹光似流星名曰飛景夏書曰赫連勃勃造百錬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

庾子山集卷十二